

魏源对卫宏《诗序》与《郑笺》的批评

黄 开 国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魏源《诗古微》认为《毛诗》本无所谓序,今存《诗序》是卫宏依托毛公之义附益而成,故《诗序》有两个部分,一是合于《诗经》的毛公之义部分,一是在性质上完全与西汉四家诗背道而驰的卫宏附益部分。卫宏造《序》是《毛诗》本义不明的根源所在,而郑玄《毛诗笺》却多采卫宏的误说,孔疏又守郑笺之说,三者一脉相承,使西汉四家诗之义愈以晦涩。

关键词:魏源;《诗古微》;《诗序》;《毛诗笺》;卫宏

中图分类号:B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1-0122-05

在《诗经》学史上,《诗序》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郑笺》则是最有影响的著述。魏源在《诗古微》中,反对《诗序》出于毛公之说,认为《诗序》不过是东汉卫宏的伪造,而郑玄笺《诗》多本卫宏之说,孔颖达疏《毛诗》又多从郑玄,结果造成了西汉四家诗微言大义不明的严重后果,所以,他从维护西汉今文经学的立场,对卫宏的《诗序》与《郑笺》进行了重点的批评。

一 否定卫宏《诗序》

《毛诗》在每首诗前面都有一小段文字,说明该《诗》的含义及其写作背景,被称之为《小序》,如《摽有梅》的“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在《关雎》的前面除了《小序》外,还有自“风,风也”到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为《大序》。魏源认为,《毛诗序》乃是后人所加,《毛传》本身是无所谓序的:

三家亡而毛传,然毛之本义不尽传于天下。夫毛之释诗者,非传乎?其统传者非序乎?辅传者非笺乎?考《诗序》之说不见于《史记》、《汉书》,即《毛诗》亦绝无序字。惟《笙诗》六篇,传

云:有其义而亡其词。郑《笺》谓,遭秦亡其义,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故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篇端,则毛公名义而不名序,明矣。^{[1]661}

先秦及其《史记》、《汉书》都无《毛诗》有《序》的记载,到毛公作《故训传》时,也无《序》的说明。所以,《毛诗序》是后来才有的。而《诗序》出现的时间,据魏源的考辨是在《史记》之后,他所持的理由是:

至《小序》惟魏、桧二国,无《史记·世家》可本,故无恶谥可傅会,而郑又欲臆分其世次,则并非毛意。^{[1]717}

此说其实早已见于郑樵的《诗辨妄》,并非魏源的发明^①。但是,魏源更进一步指出,《毛诗序》出于东汉的卫宏:

惟《后汉书》称卫宏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而成伯玉因以今序首语、次语为别,则今序首句与笙诗一例者,毛公师授之义,其下推衍附益者,卫宏所续之序明矣。其失毛义十之四五。后人概信而概訾之,遂以葩经而累传。^{[1]661}应该说,《诗序》出于卫宏也非魏源的发明。此

收稿日期:2010-05-1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07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公羊学发展史”(编号:07BZX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开国(1952—),男,四川大英人,四川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说最早出于《后汉书》，宋代的经学家多据以批评《毛诗》之学，如杨简的《慈湖诗传》就批评郑玄说：“郑康成不知卫宏作序，意毛公之前已有序，悉尊信之。”^{[2]卷十八·281}但是，魏源的说法不同于杨简，杨简以《诗序》仅与卫宏相关，魏源则以为《毛传》原本无序，今存《毛诗·小序》的首句，虽然出自毛公，但是，只是毛公对《诗》义的说明，到卫宏时才被置于篇首称之为《序》。至于《小序》首句之后的文字，则为卫宏所附益。魏源此说亦非自己的发明，而是宋代苏辙在《诗集传》中早有之说，他以《小序》的首句为毛公之学，后面的皆为卫宏的“集录”，这些“集录”托名子夏，但并不一定就是子夏之说^{[3]卷一·31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苏辙此书的提要中，不仅考证了鲁、韩、毛三家《诗序》皆“括以一句”，并称许苏辙的以《小序》首句为毛公之学，“不为无见”。同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以《小序》首句不同于后面的文句，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就早已有其说，只是成伯玙以《小序》首句为子夏之学，后面的附益为毛公所加。

魏源依据自己对《诗序》形成的说明，认为《毛传》有义的说明，但绝无所谓序，毛公的《故训传》也仅明义，而无序一说，序是卫宏据毛公之义附益而成。《毛诗·小序》除首句为毛公之义外，都是卫宏所增加的内容。而卫宏的《续序》，失《毛诗》本义十之四五，故《毛诗》本义的不明，卫宏是最先的罪魁祸首。这与苏辙以卫宏的《续序》“不为无征”^{[4]122-123}是不同的。所以，魏源一再说：“予谓欲明《毛诗》本旨，必正义与序之名而后可。”^{[1]661}所谓正义与序之名，就是以义归属毛公，以《序》出于卫宏。

依魏源关于《毛诗》义、序的分别，则今存《大序》与《小序》的首句都是毛公之义，所以，他对《大序》是完全肯定的，《诗古微》也专门有疏解《大序》的《毛诗大序义》，篇中称：“《毛诗·大序》与三家《诗》如出一口，自来无有得其本旨者。”^{[1]668}在其他地方，魏源也一再认为《大序》与三家《诗》的相合：

故知《毛诗·大序》讽教之旨，与三家《诗序》刺诗之谊，若合符节。此谊不明，不但三家《诗》不可通，即《大序》先不能读，而《关雎》诸篇耶书聚讼，更无论矣。^{[1]668}

《大序》与三家《诗序》若合符节，以至不明《毛诗·大序》的讽教之旨，就不可通三家《诗》。此说实际上是将《大序》视为了解四家《诗》的钥匙。可见，魏源否定《毛序》并不否定《大序》，不仅不否定，而且

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至于《小序》，因首句是毛公之义，所以，魏源是不反对的，但是，对首句后面卫宏所加的部分，则是完全的否定。他对卫宏在《雅》、《颂》首句序后的续序，有一个总体的批评：

故《雅》、《颂》续序，其失者不过如《早麓》、《行苇》惟知涂附于肤词，《楚茨》、《大田》惟知强赘以陈古，甚至《雨无正》以《韩诗》“雨无其极”首语得名，《召旻》篇以“旻天威疾”首语得名，续序强说之曰：“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曰：“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若斯之伦，靡关经义，特失之愚也而已。^{[1]663}

魏源在这里指责卫宏的续序，不是涂附于肤、强赘以陈古风，就是以无关经义的愚蠢语言来附会。如在《早麓》的“受祖也”之后，附益“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在《楚茨》的“刺幽王也”之后，附益“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及其用“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来释《雨无正》之义等。因此，卫宏的续序是毫不可取的。

魏源认为卫宏《续序》所带来的危害，因风、雅、颂的不同特点，而对风诗危害最大：

盖风诗寄兴无端，惟藉序之一言为指归，稍失毫厘，顿歧燕郢，至《雅》、《颂》词质而肆，不藉序以明，而亦非片言所能易，故《雅》、《颂》世次之失，毛自失之，失于例也；《国风》之失，以文害词，以词害志，则说毛者失之，失其义也。义之失难知，而例之失易见。^{[1]662-663}

风诗寄兴无端，可作多方面的发挥，《雅》、《颂》词质，则不易任意为说。要明晓《诗》义，《风》必藉《序》，《雅》、《颂》则可依赖于《序》，由于《风》皆据《序》为指归，若是《序》出现问题，就很容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正是由于卫宏《续序》的失误，而导致《风》诗的训解出现了许多误说，魏源将其归结为十八失。十八失虽然具体情况不同，但都是违背经、传之意。试举第十二失，以明魏源对十八失的批评之一端：

《椒聊序》云：“刺晋昭公也。”《续序》欲刺昭，遂美桓叔云：“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笺又释“硕大无朋”，为美桓叔之德广博平均，不

偏党。《诗》亡而《春秋》作，乱臣贼子惧，如此言则《诗》作而《春秋》亡，乱臣贼子喜乎？^{[1]662}

按毛公之义，《椒聊》本是刺晋昭公的诗篇，但是卫宏的《续序》却将其说成是美桓叔的作品，郑玄又据卫宏之序，使美桓叔之义得到进一步肯定，而桓叔为三家分晋的魏国的祖先，三家分晋按《春秋》的书法是乱臣贼子的行为，所以，魏源指责卫宏的《续序》是赞美乱臣贼子，与孔子的大义完全背道而驰。由此可见，卫宏的《续序》又是十分有害的。

二 对郑笺、孔疏的清理

在《毛诗》学的发展中，郑玄的《毛笺》是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著作，《毛诗》学者都对其评价甚高。孔疏则是在郑笺基础上对《毛诗》的注解，魏源以为“《孔疏》惟知诬毛以申郑，何暇匡《笺》以翼毛！”^{[1]663}所以，魏源的清理郑笺、孔疏主要在对郑笺的批评上。

郑玄在《六艺论》中说：“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5]孔疏引，269}自许是以《毛传》为宗。但是，魏源指出郑玄的《毛诗笺》有不少与《毛诗》不合，如《桃夭》、《摽有梅》、《绸缪》、《东门之杨》皆言婚姻以时，毛、郑之说却不相同。毛谓霜降逆女，冰泮杀止。郑玄则以仲春摽有梅，指孟夏其实三，仲夏其实七，皆婚期之候。魏源批评郑玄之说，以“摽梅盖以实多少，喻女子笄年少长之时，非喻春夏早晚之时矣”；并引《管子·幼官篇》、《春秋繁露》等书证明，“西汉以前，从无异说”^{[1]702}。说明郑笺既不合于《毛诗》，也与秦汉的著作不合。

郑玄的这些误说，不少已经后儒指出：“如亦既觐止，引男女之搆精；言从之迈殉古人于泉壤；《菀柳》相戒，言王者不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为非人；除《墙茨》之淫昏，反违礼而害国；颂《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党；瞻乌爱止，则教民以贰上；昊天为政，望更姓而改物；成王省耕，后妃与世子偕行；閼妻厉妃，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毁室，诛周公之党与；履五、綏双，数姜襄之姆傅，后儒类能正之。”^{[1]663}但是，魏源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以揭露郑笺的来源为重点，并以其作为评判得失的根据。

关于郑笺的来源，魏源有一段辨析：

郑君《古文尚书》之学，出于卫宏，故其笺《诗》，虽间用《韩诗故训》以弼《毛传》，而其大义异卫者无之，凡异于《毛》，又非三家者，皆徇卫

序为说，王肃、孙毓徒争毛、郑之训诂，而大义则任受其诬。予谓欲别传、笺之得失，亦必先辨其非毛、非韩之续序，然后可。^{[1]661}

就是说郑笺有两个来源，一是卫宏的《续序》，二是他早年研习过的《韩诗》，二者之中又是以卫宏的《续序》为主，所以，郑笺的大义与卫宏之说是没有差异的，而反与《毛传》多相抵牾。这些抵牾之处，正是郑笺异于《毛传》的地方，故魏源说：“故知《笺》之异毛，出于鲁、韩者半，出于意说者半。”^{[1]702}出于《鲁诗》、《韩诗》的部分是合于《诗》义的，源于卫宏《续序》的部分则是不合《诗》义的臆说，因此，郑笺的得失就分别与其两个来源相关：

其得者，则左右采获于毛、韩；其失者，非枝骈于《卫序》，即波沿于纬候。……知序、笺半毛之缀旒，则知三家固毛之益友矣。^{[1]663}

郑笺中凡是得《诗》本义的，都是采获于《毛传》或《韩诗》，而凡是失《诗》本义的，都是出于《续序》或纬候。因此，要全面清理郑笺的得失，就必须分清哪些是采于《毛传》、《韩诗》，哪些是卫宏《续序》、纬候的发挥。所谓纬候指汉代的讖纬之学，这说明魏源对汉代讖纬是持批评态度的。从时间来说，《毛传》、《韩诗》都出于西汉，讖纬形成于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在东汉取得统治地位，卫宏为东汉古文经学家，所以，魏源又将郑笺与东汉的古文经学联系起来，并上升到与西汉今文经学相对立的高度：

自马郑创古文说，动异西汉，……私立门户，非经谊也。……东汉师心立异，大抵如斯。^{[1]702}

郑笺中不同于《毛传》、《韩诗》的部分，绝不是对《毛传》的忠实训解，而是马融、郑玄私立门户，私心立异的产物，这些解说无关经义，是东汉古文经学求异于西汉今文经学的表现。魏源还进一步指斥说：

郑康成氏少习《韩诗》，晚岁舍韩笺毛。及郑学大昌，毛遂专行于世。人情党盛则抑衰，孤学易摈而难辅，于是《齐诗》魏代即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唐、宋尚存，……而久亦亡于北宋。物极必反，情郁思申，于是攻毛议《序》者，亦起于北宋。不揣其本，两败俱伤，天之将丧斯文也，夫何怪欤！^{[1]655}

将三家《诗》的衰亡，《毛诗》学的兴起，全部归罪于郑笺。

由上可见，魏源的批评《毛诗》学派，主要是针对

卫宏的《续序》与郑笺、孔疏而发。他以《续序》与郑笺、孔疏三者一脉相承，故总是连在一起为说，这在《诗古微》中随处可见，尤其是《答问》的部分，魏源几乎在每一首诗的答问中，都以《续序》与郑笺、孔疏为三家《诗》、《毛传》的对立面，而予以批评。这是魏源批评《毛诗》学派的一个特点。如《诗古微·齐风答问》的第一条：

问曰：《齐风·鸡鸣续序》之刺哀公，固不可信，若《首序》“思贤妃”，则甚合诗意。朝既盈昌，与子同梦，明为夫妇之词，庭燎之义，而《韩诗》乃以为谗人之刺者何？曰：《诗》言青蝇，皆喻谗口。此诗“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若如《传》、《笺》以为过早，世岂有鸡未鸣而蝇声先起者耶？……考《韩诗》《序》为“谗人”，而《薛君章句》云：“鸡远鸣，蝇声相似也”。臧氏琳曰：“鸡以司晨，蝇薨乱耳，故首章欲其审听；恐所谓忠者未必忠也。日出则大明，月光则恍惚，故次章欲其审视，恐所信者未可信也，三章则明去就之分，言小人薨薨众多，我其甘与同兹梦乱哉？行且归而避彼之憎矣。《小雅·青蝇》直言此诗婉讽。源按：《列女传》缙萦上书阙下，歌《晨风》、《鸡鸣》之诗，盖取无辜蒙谗，冀君见察之意。《孔丛子》曰：“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亦即《小雅》“我友敬矣，谗言其兴”之义。曰：“君子不忘其敬”，则非妇人戒夫词矣。”^{[1]715}

这里分析对《齐风·鸡鸣》的解说，肯定《韩诗》、《鲁诗》、《毛传》之说，而对卫宏的《续序》刺哀公之说，郑笺的“夫人以蝇声为鸡鸣，则起早于常礼”^②之说，都提出批评与反驳。而当三家《诗》与《毛传》有异时，魏源又总是以三家《诗》得《诗》之古义，《毛传》滞而不通。这种完全肯定三家《诗》、基本肯定《毛传》之义，并与对《续序》、郑笺、孔疏的否定相对为

说，是魏源批评《毛诗》学派的基本态度。而梁启超却说，魏源“《诗》主齐、鲁、韩……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6]126}；甚至说：“《诗古微》不特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说全是伪作。”^{[7]230}说主三家《诗》是对的，但说排斥《毛诗》就不合《诗古微》之义，说根本反对《毛传》，则大错特错。由此可见，梁启超关于晚清今文经学的论说，在论说其发展大势上虽然高人一筹，但是，不少具体的论说却多与实际不符，需要认真地分析，而不能盲目地、不加分析地一概据以为说。

魏源在对郑笺、孔疏作这样的批评时，还常常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直斥郑笺、孔疏不明全经之例：

洵乎，不通乎全经之例不可以释一诗。^{[1]670}

说经者必明全经之例，而后可以定一篇，亦必综当时之全势，而后可以论一事，《小雅》自《鼓钟》以前皆西都之雅也，自《楚茨》四篇以下而后为东都之雅焉，彼《都人士》以下而后为东迁之雅焉。^{[1]685}

一诗是全诗的部分，全诗是由许多一诗构成的，离开一诗就无全诗，一诗是作为全诗的部分而存在，二者之间有不可分的密切联系。全诗之例是通过许多一诗总结而出，也只能是从许多一诗归纳而出，所以，全诗之例对训解一诗是有指导作用的，不明全经之例，自然就无从正确的训解一诗。特别有价值的是，魏源以明全诗必综当时之全势，将一定诗篇的发生与一定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这是把一定的诗篇视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把对历史背景的认识同诗篇的认识内在的结合起来。故魏源此说既是对《毛诗》学派训解方法的批评，也是对《诗经》全诗与一诗、诗篇与历史背景的辩证关系的说明，是魏源对正确理解《诗经》的方法论的阐发，也是魏源对古代经典的解释^③。

注释：

- ①郑樵说：“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唯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书传不见有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若《叙》（指《诗序》）是春秋前人作，岂得无所一言？”转引自：周中孚《非诗辨妄》，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页。
- ②见《毛诗注疏·诗经·齐风·鸡鸣》郑笺“匪鸡则鸣，苍蝇之声”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第348页。
- ③关于对古代经典解释的内在依据，请参阅张立文《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1]魏源. 诗古微[G]//清经解续编:第五册. 上海:上海书店,1988.
- [2]杨简. 慈湖诗传[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3]苏辙. 诗集传[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4]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毛诗正义[G]//十三经注疏.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梁启超.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7]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唐 普]

本刊被评为“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

为展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启动以来全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所取得的成绩,推动高校社科学术期刊不断努力提升办刊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同意,自1999年起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先后举行了四届高校社科期刊的评优活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在1999、2002、2006年举行的三届评优活动中均被评为“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在2010年举行的第四届全国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评优活动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再创佳绩并更上一层楼,被评为“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在2010年4月至7月开展的第四届全国高校社科期刊评优活动中,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遵循自愿申请、主办单位审核、各省市自治区学报研究会推荐、全国高校社科期刊总评委会最后评定的程序,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办法,经评定,第四届高校社科期刊评优活动共评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26种、“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34种、“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160种、“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219种、“特殊贡献奖”1种、“特色栏目”204个。10月26日至30日,在西南大学召开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六届二次理事会暨2010学术年会上正式公布了评选结果,并举行了颁奖典礼。

在第四届评选活动中,四川省高校社科学术期刊自愿参评者50余种,经四川省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初评并推荐了25种期刊、14个栏目参加全国学会的评优活动,结果四川省有《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经济学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被评为“全国高校三十佳社科期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被评为“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广播电视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四川音乐学院《音乐探索》、《四川教育学院学报》、《四川警察学院学报》、《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四川文理学院学报》被评为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另有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的“金融论坛”、《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的“心理健康教育”、《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的“中国盐文化研究”、《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的“羌学研究”、《西华大学学报》的“蜀学研究”栏目被评为“特色栏目”。